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第 22 卷第 4 期,2010 年 8 月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22 No. 4, Aug. 2010

DOI: 10.3969/j.issn.1671-8798.2010.04.012

对趋向补语后宾语位置的探讨

陈海芳

(浙江科技学院 国际教育交流中心,杭州 310023)

摘要: 趋向补语与其后处所宾语、非处所宾语位置关系的复杂性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直都是个难点。通过传统的教学方式,留学生很难掌握好这一语法点,只能停留在“知其然”的阶段。为此,采用认知理论,引进语言的平衡性等观点,对趋向补语与宾语的位置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以期让留学生更好地理解并掌握趋向补语后宾语位置的用法。

关键词: 对外汉语;趋向补语;宾语;位置关系

中图分类号: H146;H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10)04-0297-04

In vestigation about position of object behind in directional complement

CHEN Hai-fa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lements of direction and the location objects, non-location objects has always been a difficulty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rough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he students hardly grasp the grammar point, only staying in the “natural” stage. Using cognitive theory and the idea of language balance, we try to help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bjects and the complement of direction in the classroom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Key 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omplements of direction; objects; position relation

趋向补语与其后宾语的位置关系问题,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直都是一个难点。趋向补语后有处所宾语和非处所宾语两类,这两类宾语和趋向补语的位置关系十分复杂,留学生在学习这一语法点时多靠“死记硬背”,因此,在运用这一语法点时常出现混淆。究其原因,是没有认识到趋向补语及其后宾语的各种位置关系的理据。关于趋向补语与宾语的位置关系问题,前人已经作过许多研究^[1-3]。20世纪80年代中期

收稿日期: 2009-09-06

作者简介: 陈海芳(1984—),女,浙江瑞安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以后,引入了不少新的理论,像功能主义、认知理论、配价理论等^[4]。这一问题对语言学家而言尚是一个难点,对留学生来说就更加难了。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采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教授这一语法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对外汉语本科系列一年级教材汉语教程第二册上》(修订本)中,关于简单趋向补语的表达是^[5]:“宾语是处所词时,要放在动词之后,‘来/去’之前;宾语是表示事物的词语时,可放在‘来/去’之前,也可放在‘来/去’之后”;关于复合趋向补语的讲解类似:“动词有宾语时,如果宾语是表示处所的,一定要放在‘来’或‘去’之前;如果宾语是表示事物的,可以放在‘来’或‘去’之后,也可以放在‘来’或‘去’之前”。由此可知,通过教材的学习,留学生关于趋向补语的认知只能停留在“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笔者针对这一语法点的教学,提出相应的有效对策。

1 趋向补语后的宾语位置

汉语中,动作的趋向意义通过在动词后边加简单趋向补语“来”和“去”表达,即“V十来/去”(V 即 Verb, 表示“动词”,下文同)。比如:“上来”“下去”“出来”“进去”等。当表示动作的发生方向是向着说话人或所谈及事物的方向时用“来”;当表示动作的发生方向是背着说话人或所谈及事物的方向时则用“去”。齐沪扬^[3]则提出了“自身位置”和“他身位置”的观点,很好地解释了当动作的发生方向背着说话人时用“来”作趋向补语这一现象。王丽彩^[4]也认为:说话人从自己角度出发来叙述动作主体的趋向,施事的趋向只能是向着说话者,只能用“来”。

在“V十来/去”这个结构中,当 V 需要带上宾语时,宾语的位置十分复杂。

1) 如果是处所宾语,则必须将宾语放在 V 和“来/去”的中间。

例 1 我们进教室去吧。

例 2 我正好要下楼去。

2) 如果是非处所宾语,则既可以放在 V 和“来/去”的中间,即“来/去”之前;也可以放在“来/去”之后。

例 3 我买来了一本书。

例 4 我买了一本书来。

上述 1) 中的“教室”和“楼”都表示处所意义,只能放在“去”的前面;而上述 2) 中的“一本书”表示事物,与处所无关,和趋向补语的搭配就比较自由。陈忠^[5]认为:只要结构中不出现两个趋向动词、一个处所成分,就不存在语义距离上的对立和竞争条件,在句法分布上也就取消了限制,趋向动词的分布位置也就恢复自由了。

由此可知,处所宾语和非处所宾语在“V十来/去”这一动词的趋向结构中的用法存在着差异。原因何在? 如何让留学生更好地掌握这一语法点呢?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 趋向补语后宾语位置的探讨

汉语中一般只能说“我们进教室去吧”,而不能说“我们进去教室吧”。相反地,汉语中一般既可以说“我们送去了几张照片”,也可以说“我们送了几张照片去”。从中不难发现,如果在表达趋向概念的句子中,其宾语是非处所词,动词后面或是“V十来/去”的结构后面一般都会有“了”。由此,可从认知的角度来帮助留学生更好地理解趋向结构中宾语位置的差异性。

2.1 趋向结构中宾语位置与“有”的关系

“她昨天给罗教授请来了一位翻译。”这句话向人们传达了一个“结果”“完成”的概念。由此发现:大多数非处所词做宾语的句子中一般都会出现“了”(如例 9、例 10),因为“了”在汉语中表示“完成”“过去发生”等语法意义。但是,很多非处所词做宾语的句子不一定会出现“了”(如例 5~8):

例 5 我们没有请他来。

例 6 我们有请他来。

例 7 * 我们没有请来他。

例 8 * 我们有请来他。

例 9 最后我们请了他来。

例 10 我们终于请来了他。

例 5~8 之所以没有出现“了”,是因为句子中有“没有”“有”等词。当句子中出现表示强调意义的“有”及表示否定动作或状态已经发生的“没有”等词时,一般不会同时出现表完成意义的“了”。因为这两者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是冲突的。“了”所表达的动作完成义,具有动态性,与“有”的静态性相冲突。并且“有”在此表达强调突出的意义,其后多跟名词性的表达方式。因此,凡是有“没有”和“有”的句子,不会出现“了”。

例 7、例 8 中同样没有“了”,理论上句子应该是成立的。但汉语中很少采用这种表达方式,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表达方式。实际上,“请他来”的结构比“请来他”的结构更具稳定性。看上去是两个动词分立两旁,中间夹杂名词,整体更具名词性。因此,在“没有”与“有”后,会应采用例 7 这种表达方式。

再看其他例句:

例 11 陈老师,刚刚有人送了一本书来。

例 12 陈老师,刚刚有人送来了一本书。

例 13 * 陈老师,刚刚有人送来一本书……

例 14 * 陈老师,刚刚有人送一本书来……

较之例 5~10,例 11~14 虽然出现了“有”,但实际上完全不一样。这是因为这里的“有”不同于例 5、例 6 的“有”。例 5、例 6 的“有”表示强调意义,其后直接跟了动词,“请他来”组成一个整体充当其后跟着的名词性表达;而例 11 的“有”表示存在,其后先带上“人”后再跟动词,这里的“有人”就相当于“他”等人称代词,所以能加“了”。而例 13、例 14 这两个例句看似可行,实际上整句话的意思尚未完整,说话人刚说完前半段话,接下来可能会说,“陈老师,刚刚有人送来一本书,说是要让你签一下名字”。意即话语未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没有“了”。

这部分语法的设置是在留学生掌握了“有”字句的语法点后出现的。因此,留学生对于“有”的后边一般跟名词作宾语的语法点已经十分熟悉。当“有”和“没有”出现在含趋向补语的句子中时,虽然几种表达方式都正确,但是句子中的“有”决定了名词性更强的“请他来”这一表达方式。由此,留学生可以更为迅速有效地理解趋向补语后宾语位置的灵活性。

2.2 趋向结构中宾语位置与语言平衡的关系

认知语言学概括而言分为“范畴化与典型理论”“拟象性”“语法化”等内容,本文的语言平衡性观点正是基于认知语言学中的“拟象性”理论。文旭^[8]认为:拟象性中的“图像邻近”指范畴之间的心理邻近,即在语言结构中,与中心词关系越紧密的词就越紧靠中心词。范畴之间的心理邻近有很多种,语言的平衡性是其中之一。调整句子成分的顺序,将有碍句子平衡的成分或前置或后置,远离中心词,取得句子的平衡性。

留学生经常会问一个问题:趋向结构中宾语的位置有很多种,可是实际运用中有些方式却用得很少,或者经常会转变成“把”字句等其他形式,那原先的一些表达方式是不是错的?同样的问题,在教授其他一些比较典型的汉语语法点时也碰到过。比如说:汉语中为什么要要有“宾语前置”、“把”字句,没有这种变换形式,原有的表达方式不是也足以表达意思了吗?在解释趋向补语的问题前,先举几个有关于“宾语前置”和“把”字句的简单例子。

例 15 这本书我看完了。

例 16 我把这本书看完了。

例 17 这本书你先拿出来吧。

例 18 你先把这本书拿出来吧。

本文暂不讨论“宾语前置”和“把”字句的特殊语法意义,仅就语言平衡性的问题来看,例 15、例 16 这两句话的原有表达方式是“我看完了这本书”。这种表达方式完全符合汉语的语序规则:主语(我)+谓语

(看)十补语(完)十(了)十宾语(这本书)。这句话除了谓语部分的“看”以外,还有补语成分的“完”和现实体标记“了”。因此,鉴于句子的平衡性,将宾语前置,可以有效地化解句子中谓语后补语成分和宾语成分的“双重重量”,保持句子的平衡(由“补语是补足谓语意义的补充成分”可知谓语和补语之间的紧密关系,因此不会出现“补语前置”)。“把”字句的作用也是一样,通过“把”将宾语提前到谓语前面,减轻谓语后面的“重量”,保持“主语+谓语+宾语”的“三点”平衡性。

而例 17、例 18 的原有表达方式是“你先拿这本书出来吧”或者“你先拿出来这本书吧”或者“你先拿出这本书来吧”。同样的,这句话的谓语后面除了有宾语成分“这本书”外,还有补语成分,即本文所讨论的趋向补语“出来”。根据句子平衡性原则,采取了“宾语前置”或者“把”字句的方法。刘晶晶、关英明^[6]通过网络进行了小范围的搜索,得出的结论是:“拿一本书出来”的使用频率非常低。这个与本文探讨的语言平衡、语言负重过度的观点是一致的。而“拿出来一本书”和“拿出一本书来”大多时候以“把”字句或宾语前置的形式出现。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首先可以告知学生“从书包里拿一本书出来”“从书包里拿出来一本书”“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来”这 3 个句型在语法上都是正确的。但是根据语言平衡性原则,由于“从书包里拿一本书出来”这个句子中谓语动词后的宾语、补语“过重”,不符合语言的平衡性。且动词谓语和补语的关系是比谓语和宾语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的,而这个句型中动词谓语先接了宾语再接补语。因此这个句型虽然正确,但比较拗口,使用频率会很低;而“从书包里拿出来一本书”“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来”较之第一个句型,其使用频率要高得多。

2.3 趋向结构中宾语位置与祈使句的关系

非处所词在祈使句中做宾语也有其特殊性。

例 19 我们请他来(吧)!

例 20 * 我们请来他(吧)!

例 20 中的“请来”连用有陈述意味,表达一种结果,不应用于祈使句。而应用于陈述句,与“了”搭配更为完整。而例 19 中的“请……来”中的“来”这一简单趋向补语因为放在句末有了弱化的特征,可以用于祈使句中。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应该是因为“请……来”中的“来”置后后,更像是只有一个“请”作动词,用于祈使句更为随意自然。“来”除去原先表达的趋向概念后又兼具一种促使的语气。而“请来”连用,属于两个动词合用后再接宾语“他”,过于拖沓,与祈使句的语气不一致。另外 2 组例子:

例 21 我们上山去(吧)!

例 22 * 我们上去山(吧)!

例 23 小陈,给我们带一杯奶茶来(吧)!

例 24 * 小陈,给我们带来一杯奶茶(吧)!

因此,在祈使句中,处所宾语和非处所宾语的用法一致。

3 结语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关于趋向补语后宾语位置的教学,除了采用以往教材中提到的方法外,再结合语言平衡、“有”字句、祈使句等理据性的因素,运用“以自我为中心”和“像似原则”等认知方式^[7]尽可能使留学生做到“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在谈及趋向补语后的宾语位置时不能只是一味地让留学生记住,宾语可以放在谓语动词和补语中间或者补语后面。实际上,应该尽可能地让学生了解到句式变换之间的深层次原因。对于教学而言,这个方法初看很难,但是,久而久之,它有利于发挥留学生的主动性。当几种表达方式在语法上都正确,而实际运用中却多采用其中一种方式时,应该通过上下文或者通过观察整个句子的各个组成部分,主动思考其中的原因。这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教”的效果,也有利于提高留学生“自学”的效果。

(下转第 316 页)